

The cover art for World of Warcraft: Midnight depicts a dramatic scene in a dark, atmospheric setting. On the left, a large, ornate red and gold mechanical construct, resembling a dragon or a massive golem, is partially visible. A character with purple skin and pointed ears, wearing a red and gold outfit, stands atop it. In the center, a large, glowing blue circular emblem contains the text 'WORLD OF WARCRAFT MIDNIGHT'. On the right, a purple-skinned character with pointed ears, wearing a blue and gold outfit, stands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In the background, another character in a red and gold outfit is visible, and the scene is filled with falling orange leaves and green vines.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epic.

WORLD
WARCRAFT
MIDNIGHT

虛空之隙

ALEX ACKS

故事

ALEX ACKS

插图

SURFSIDE 3D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I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

特别鸣谢

VALERIE STONE

翻译

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



© 2025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小型插图

“到底是在我脑中作响……还是真的有人在敲门？”乌布里克把脸埋进浸满酒气的枕头里，含糊地嘟囔着。

“是门。”罗曼斯咕哝了一声，但那瓮声瓮气的回音听上去，他自己也正用枕头蒙着头。

“那总得有人去应门吧。”乌布里克说道。

“的确该有个人去。”罗曼斯附和道。“我的精神与你同在。”

“可千万别，那动静会杀了我的。”伴随着一声呻吟来回应罗曼斯低沉的窃笑，乌布里克翻身滚下了沙发。在达拉然为学徒的七年光阴里——对一位高等精灵而言仅是白驹过隙——他敢肯定，自己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宿醉折磨得如此狼狈。他在奥术之道上结识的同窗，尤其是罗曼斯，向来是他灵魂的慰藉与精神的港湾……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成了他剧烈头痛的始作俑者，是一场席卷了四家酒馆，最终失控为一场“大法师杯”牌局的期末派对的顶点之作，那副牌里的角色据说无一不是大法师。乌布里克眯着眼对抗着刺目的光线，脚步虚浮地穿过这间肯瑞托配发给学徒的斗室。

乌布里克也不知道，当他费力地拽开门时，自己究竟期望看到什么。最起码，也该是一场洪水、火灾，或是一场由魔法驱动的、会吃人的芝士蛋糕瘟疫。（不对，那是上星期的事了……）可结果，一本腐朽的古书直冲他的面门而来，那架势仿佛在炫耀一条引以为傲的渔获，逼得他后退了一步。

“罗曼——哦，是你啊，乌布里克。总算等到你了。”

乌布里克眯缝着眼，打量着书卷后那张苍白而瘦削的面孔，那张脸上惯有的阴郁被一抹古怪的笑容取代，那笑容在白鸣得意与癫狂之间摇摆不定。“达尔坎……你这是……？”

达尔坎·德拉希尔用胳膊肘撞开一条路，反手一挥便关上了房门。“足以震撼世界的智慧，可不能总在门阶上苦等。”

“什么？”乌布里克又问了一遍。

达尔坎对他皱了皱眉，随即俯身向前，带着审视的意味嗅了嗅，接着投来一个充满鄙夷的眼神。“乌布里克，我记得酒这东西，是用来喝的。”他瞥了一眼那坨湿漉漉的毯子——罗曼斯把自己裹成了茧——然后叹息道。“你们俩这副模样，什么忙都帮不上。”他先指向乌布里克，又朝那张罗曼斯大概是用来吃饭的小桌子一指。“坐。”紧接着，达尔坎以一种令人咋舌的效率将罗曼斯从被窝里赶了出来，又煮上了一壶他坚称能包治百病的浓烈草药茶。

或许他对那壶茶的吹嘘并非全是夸大其词。不到半个小时，乌布里克就感觉自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罗曼斯则在翻看达尔坎的那本古籍。“好吧，达尔坎，你总算办成了一件事，”罗曼斯干巴巴地说。“你找到了一本作者笔迹比你还糟的书。”

达尔坎向上翻了个白眼。“那是密码，你这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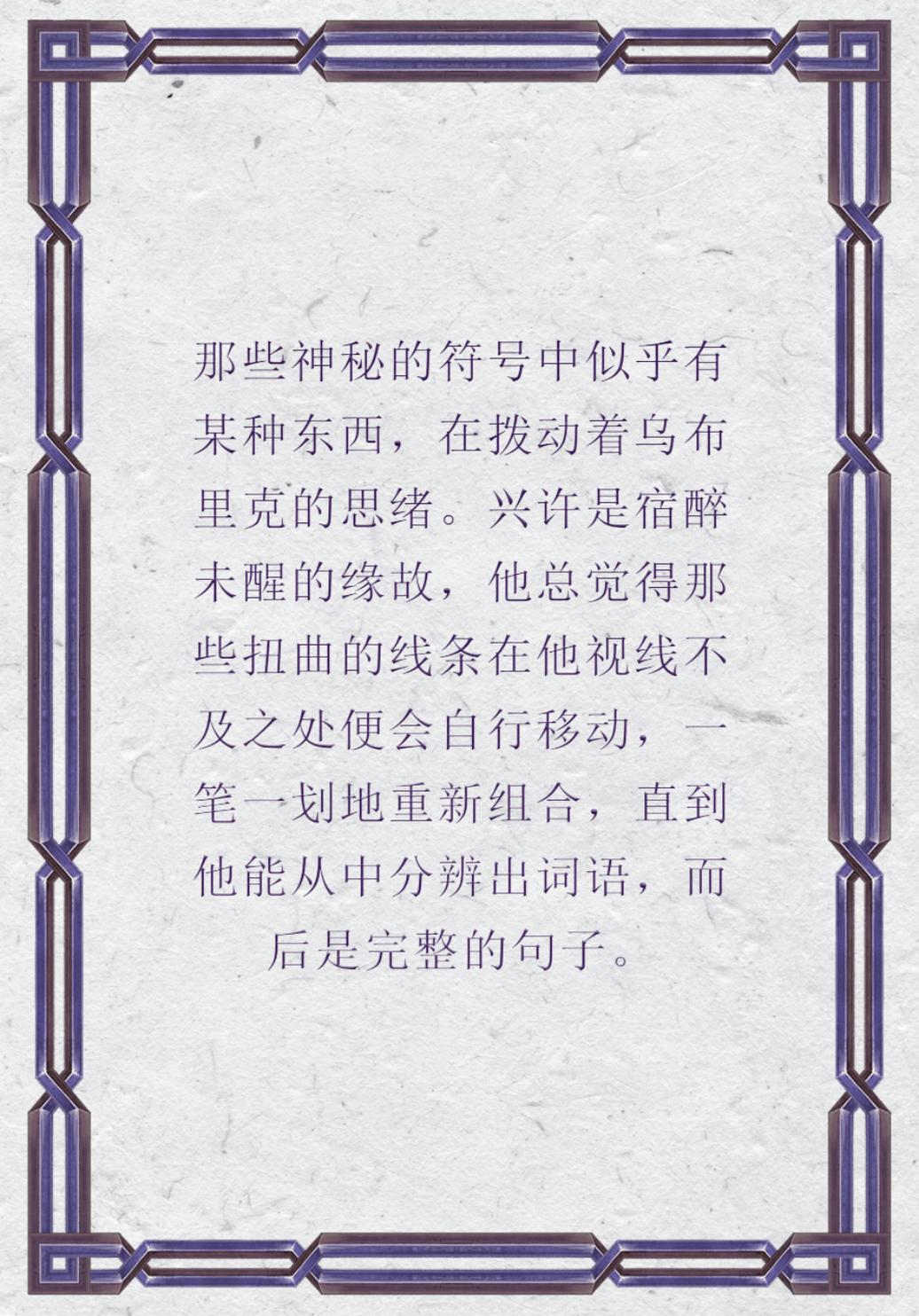
乌布里克把罗曼斯的手从书上拍开，将书本拉到自己面前，眯眼细看那些蛛网般的字迹。“而你已经破译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罗曼斯学着他的口气。

那些神秘的符号中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拨动着乌布利克的思绪。兴许是宿醉未醒的缘故，他总觉得那些扭曲的线条在他视线不及之处便会自行移动，一笔一划地重新组合，直到他能从中分辨出词语，而后是完整的句子。“引人入胜。”这本典籍希望得到解读。“我懂你的意思了，达尔坎。”

罗曼斯又将书夺了回去，死死盯住打开的那一页。“你们俩是合伙来嘲笑我。”



那些神秘的符号中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拨动着乌布里克的思绪。兴许是宿醉未醒的缘故，他总觉得那些扭曲的线条在他视线不及之处便会自行移动，一笔一划地重新组合，直到他能从中分辨出词语，而后是完整的句子。

“莫非是这样？”达尔坎戏谑道。“难道我发现了一本连你的魅力都无法折服的古籍？”

乌布里克却能感觉到，他这位挚友的脾气已濒临从平日的急躁转为真正的盛怒。他今天可没兴致去安抚两个受伤的自尊心。“达尔坎，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们，你究竟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兴许我们还能帮上忙。”

“我几乎一无所知，”达尔坎说道，神情非但不忧，反而颇为得意。“话又说回来，这正是一场实验的魅力所在。”

还是老样子，乌布里克暗想。正是达尔坎的这个习性，构筑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从他第一次抱着一块从杂货店被遗忘的角落里翻出的、布满灰尘的神秘水晶出现在乌布里克家门口时，便是如此。那次经历不小的折腾后，最终的爆炸不仅震碎了乌布里克所有的窗户，还将寓所里的每一件木器都转化成了拥有朦胧意识的奶油硬糖。它们所吟唱的矮人咏叹调，让一向克制的罗曼斯笑得不能自己，全然不顾形象地瘫倒在地，每当一段新的颤音响起，他便笑得无法呼吸。每一次癫狂的达尔坎登场，其行为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时觉得是个好主意”，而乌布里克就算用尽达拉然所有的奥术财富，也绝不愿交换这其中的任何一秒钟。

“又搞实验？”罗曼斯用力地哼了一声，茶水都从杯中溅了出来。“你肯定是在开玩笑。”这虽说辞乌布里克早已听得耳朵起了茧；罗曼斯是一个恪守规矩的模范生，对即兴发挥之事向来不感冒。但乌布里克同样也看到了罗曼斯眼底闪烁的好奇之光。尽管罗曼斯有时近乎迂腐，但若没有与之匹配的敏锐智慧与求知欲，他也绝无可能在达拉然取得今日的成就。

因此，乌布里克是时候履行他一贯的职责了——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起这两位性格南辕北辙的天才法师，而这恰好也能满足他自己那颗被勾起来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这本书究竟想倾诉什么。况且，达尔坎还从未找到过我们三人联手都无法驾驭的宝物。“哦，别这样，罗曼斯。达尔坎到现在还没把我们弄死呢。”

“尽管他费尽了心思。”

从罗曼斯那由恼火转为埋怨的声调变化中，乌布里克嗅到了胜利的气息。他朝达尔坎投去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好吧，我们该如何开始？”

三人合力将罗曼斯的家具推到墙边，又卷起了地毯，露出底下那片布满划痕、早该好好打磨一番的木地板，最后用一截粉笔头勾勒出一个防护法阵。达尔坎随后又绕着法阵走了一圈，时不时地添上一个符号，用以汇聚并引导奥术的流向。

“罗曼斯，你负责北方。”达尔坎说着，朝法阵的相应位置挥了挥手。“乌布里克，

你去”——他低头看了看书——“南方。”乌布里克站定自己的位置，动作格外小心，生怕弄花了粉笔线。这一切感觉相当寻常；他和罗曼斯将为达尔坎提供支援，而达尔坎则负责完成所有激动人心的、将咒语编织成形的步骤。这是他们早在学徒时期便已熟稔的流程，也是乌布里克近来常常扮演的角色。随着罗曼斯、达尔坎及其他不少学徒都找到了各自的专精领域并大放异彩，乌布里克几乎不会怨恨他们的专注——而他只是在各个学科边缘涉猎，苦寻而不得那能完全攫取他心神的事物。就连讲师们也开始评论说，他有成为一个博而不精之人的危险，然而，每当他决定将学期的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他们各自的领域进行研读时，却又无人能够真正提出异议。无论是塑能系还是幻术系，无论是咒法学还是预言学，他都觉得无比迷人，并且会一头扎进去，直到有别的什么东西将他的注意力强行引向下一个课题。

达尔坎单手持书，另一只手则在空中挥舞，将奥术能量的丝线牵引、塑造成他所期望的形态。他一边低头看着书页，一边吟诵着咒文，那些词句无比陌生……然而乌布里克却能全数领会。

当达尔坎的魔法凝聚成一个环面时，那份按部就班的感觉轰然破碎。它扭曲成一个无限符号的形态，随即向内坍缩，最终化为一个比黑暗本身更为深邃的点。它的构造让乌布里克心醉神迷，那能量的涌动是他此生所未见的。

“那难道是……”罗曼斯的声音变得迟滞，每一个音节都浸透了恐惧。“你绝不会——”

达尔坎得意地一笑。“我就知道！我向你们引介：虚空。”

“虚空，”罗曼斯倒吸一口凉气，“这是禁忌的——”

“别那么死板，罗曼斯。这非常——”达尔坎被一只从微小传送门中缓缓渗出的墨黑色能量之手给打断了。达尔坎大喊了些什么，乌布里克没能听清，因为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只手，将传送门撕扯得更开，露出一双闪着幽光的眼睛。

“快关掉它！”罗曼斯冲达尔坎怒吼。

达尔坎脸上所有的得意都已褪尽，取而代之的是紧绷的下颌和比平日里更加显著的苍白。“好吧。”他对罗曼斯如此爽快的应允，恰恰证明了他的恐惧正在迅速演变为惊骇。他接连试了三个不同的手势，然后嘶吼道：“它失控了！”

那怪物更多的躯体挤了进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人神魂颠倒的空洞感。罗曼斯双手之上凝聚起一团明亮的火焰漩涡，奋力掷向那怪物，但这似乎仅仅是引起了它的注意力。

乌布里克在攻击性法术上的天赋，向来不及罗曼斯，也不及达尔坎。“我来对付这



个！”他对达尔坎喊道。

“可是——”达尔坎堪堪躲过一发暗影箭。

“就是现在！去帮罗曼斯！”

伴随着一阵灼骨的严寒，那个存在完全降临到他们这个位面时，暗影在空气中发出了焦灼的嘶嘶声。达尔坎踉跄地念出了一个熟悉的冰霜法术的开端，随即稳住了心神。

乌布里克将全部心神转向了创造出那扇传送门的魔法本身，它此刻已是一个自我维系的涡旋，正从它所连接的各个位面疯狂地汲取着周遭的能量。他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构造，此刻更没有时间去钻研其中的玄机。当他的朋友们与那怪物激战时，明亮的火花与锐利的冰晶在他感知的边缘不断闪现，但他的脑海中只剩下那传送门的形态，以及如何才能以最佳方式将其拆解。他现在面临着两个迫在眉睫的难题：逃逸的虚空生物，以及如何处置那扇门已开始汇聚成一圈呼啸光轮的庞大能量。倘若我能将二者合一，用那过剩的能量作为放逐的燃料……乌布里克几乎是凭着本能，开始将第二个法术织入那维持传送门开启的咒语之中。他找到了这个精巧节点，它处于虚空浸染之地与艾泽拉斯的位面之间，它脆弱而纤细，极易瓦解。他用自己的意志触碰了它，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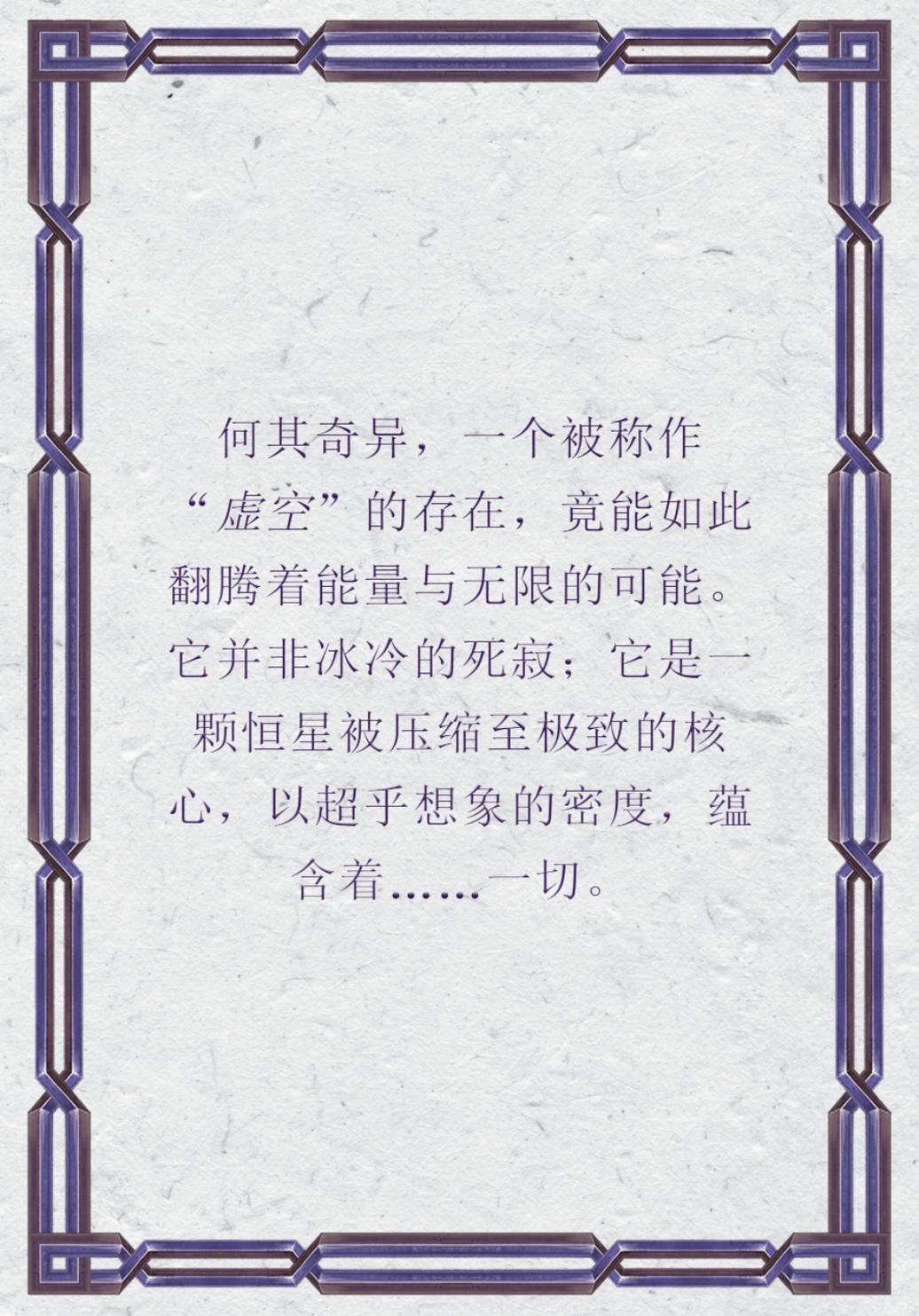
何其奇异，一个被称作“虚空”的存在，竟能如此翻腾着能量与无限的可能。它并非冰冷的死寂；它是一颗恒星被压缩至极致的核心，以超乎想象的密度，蕴含着……一切。

如此浩瀚的知识，正等待着有人理解。为何要拘泥于某一条道路？虚空能赐予我达拉然所不能给予的一切，能满足我最深切的渴望：一个踏遍所有道路的机会，从此再也不必为那些失之交臂的可能而怅惘。这份诱惑太过强大，让他不禁想要投身于那翻涌的黑暗彼岸，去探索其中无穷无尽、不受束缚的可能性。罗曼斯和达尔坎绝不会甘心被我的光芒所掩盖。他们只会让我变得渺小、受到阻碍，但如果我先下手为强……

这个念头，与前一个念头衔接得天衣无缝，如同一股寒流窜上乌布里克的脊背，让他不寒而栗。谋害朋友，尤其是如此亲密无间的挚友，这个念头本身就让他深恶痛绝。然而，他几乎能品尝到那黑暗力量所带来的甘美诱惑，那些纷繁的可能性在他那仍带着血腥粘腻感的指尖上跃动。

不。

他斩断了连接虚空与这间寓所的桥梁。他临场编织的法术似乎完美地奏效了，传送门坍塌时爆发的耀眼光芒化作一张巨网，将那怪物牢牢捕获。那生物在与达尔坎和罗曼斯周旋之际，对此类突袭毫无防备，当它被拖拽回那个如今已缩至针尖大小的传送门



何其奇异，一个被称作
“虚空”的存在，竟能如此
翻腾着能量与无限的可能。
它并非冰冷的死寂；它是一
颗恒星被压缩至极致的核
心，以超乎想象的密度，蕴
含着……一切。

时，发出了一声响彻云霄的尖啸，身躯被拉伸扭曲，如同软糖一般。片刻之后，传送门彻底闭合，乌布里克这才意识到，他没有料到禁锢那怪物所消耗的能量竟会如此之少，那股猛烈的能量反冲将他整个人掀翻，脸朝下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他尝到了鲜血与雷霆的味道，双耳在恢复听觉前，一连嗡鸣了好几次。

“乌布里克！”他感到罗曼斯在他身旁单膝跪地的重响，这远比声音还要清晰。

“骨头没事，”乌布里克脸贴着地板，含糊地说道，“我……想是没事。”罗曼斯用一种与他平日里粗鲁外表截然不同的轻柔与谨慎，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也就在这时，乌布里克才察觉到，鲜血正从他酸痛的鼻子里汨汨流出。“好吧，几乎没事。”

罗曼斯猛地转身，怒视着达尔坎。“你差点把我们都害死，你这个蠢货。”

达尔坎毫无顾忌地咧开嘴笑了。“你可知道这个发现的意义？一道虚空之门——”

“它的意义就是让你被流放！”罗曼斯咆哮道。“你这蠢到家的——”

“真正蠢的是你，如果你看不出——”

乌布里克心知，这场争吵只会愈演愈烈。达尔坎因这一发现和死里逃生的经历而亢奋不已，至于罗曼斯……在他那虚张声势的怒火下，是再明显不过的恐惧。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能平心静气地谈论方才发生的一切，但眼下，这场争执已然濒临失控。乌布里克开口打断了他们：“罗曼斯，借用一下你的手帕。”

“什么——哦。”罗曼斯转向他，神情瞬间收敛为一种冰冷的严峻，随即从长袍袖中掏出了一方白色的亚麻手帕。

乌布里克趁着自己鼻血直流换来的短暂喘息，继续说道：“达尔坎，请你跑一趟炼金师那儿，为我取一瓶治疗药水。我们三人之中，她最待见你。”

达尔坎把正要反驳的话咽了回去。“知道了。”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将那本引发了整场灾祸的古朽书卷夹在臂下，转身离去。

乌布里克用手帕按着自己搏动不止的鼻子，将目光投向罗曼斯那些散了架的家具，随即施法催动着碎片，让它们自行归位。

“你坐着吧，家具是我的。”罗曼斯说道。

“等有把完整的椅子，我自然会坐。况且，这场烂摊子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罗曼斯哼了一声，从壁橱里取出一把扫帚，赋予其魔力，让它开始清扫地上的粉笔印记。“如果我早点知道达尔坎的惊喜就是这样……”

“那你可就错失所有的乐趣了。”乌布里克应道。

“乐趣？”

其中一把椅子看上去总算能承重了；乌布里克将它拖到房间那扇宽敞的窗户边，窗

户在他一个手势下顺从地开启。他小心翼翼地坐下，探身向外，俯瞰着达拉然白日的熙攘，人声的喧哗虽已遥远，却仍未被魔法彻底消弭。从达尔坎将他们二人从沉睡中唤醒至今，真的只过了这么短的时间吗？乌布里克眺望着远处，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学徒正在宽阔的草坪上听讲，三个瘦长的少年正在试验冰冻法术，一列某个来访显贵的盛大仪仗正蜿蜒着穿行于街巷。昔日那个喧嚣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此刻望去，竟显得如此简明，井然有序，清晰可辨。

罗曼斯在他身旁拉过一把仍有些摇晃的椅子，但他身段端庄得多，绝不会做出探身窗外的举动。他投来一个探询的眼神，单眉高挑。

乌布里克迎上他的视线。“即便是你，也得承认，这是一次……增长见识的经历。”当这番话从唇边滑落，他便觉得苍白得无可原谅，可他自己的思绪也仍是一片混沌，远未厘清。

罗曼斯嗤之以鼻。“看来当牧师们宣讲虚空之时，只有我一人在认真听。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饥渴，能将意志薄弱和愚昧无知之徒扭曲成疯子与屠夫。我可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印证这一点。”

“你所见的就只有这些吗？”

“除了那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怪物，我本该看到更多吗？”

一瞬间，乌布里克考虑过是否要告诉他，自己触摸虚空时所感受到的并非贪婪的黑暗，而是无限的潜能。但他同样想到了那个悄然植入自己脑海的诡异念头。罗曼斯会将此视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观点，还是一个将他扭送到上述那些牧师面前的理由？“不，当然不。”当察觉到罗曼斯怀疑地眯起了双眼时，乌布里克赶忙补充道，“我仅仅是希望，其中或许还蕴含着别的什么。”

像赶走一只讨厌的飞虫般，罗曼斯挥手结束了这个话题。“我真该把达尔坎的所作所为上报给六人议会。”

乌布里克不愿因此事而失去他的一位甚至两位朋友。“我会去和他谈的。”

“那还不够。”

“你会导致他被逐出达拉然。”乌布里克提醒道。

“是他自寻的流放。”

“倘若议会对一道实验性的虚空之门都如此大动干戈，我想他们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角色也不会宽大到哪里去。”

“他们总不至于如此偏颇。”罗曼斯说，尽管他自己的语气也充满了疑虑。

“那我们就别去考验他们了。”

罗曼斯仿佛叹尽了最后一丝怒气，只余下恐惧的残迹。“你认为他当真会听你的劝？”

说是，将是一个他们二人都无法信服的谎言。“我会尽我所能。至少可以说服他别把你牵连进来。”

罗曼斯的目光变得锐利。“只是我？”

“我们。”乌布里克摇了摇头。“我还有别的东西更想研习，一些对我的俊朗容颜危害没那么大的东西。”

“有了今天，银月城里那些未婚的女士先生们会悲伤的。”罗曼斯语气平淡地说。“乌布里克。”

“嗯？”

“向我保证，你不会再容忍达尔坎的胡闹了。”罗曼斯挥手扫过那些家具的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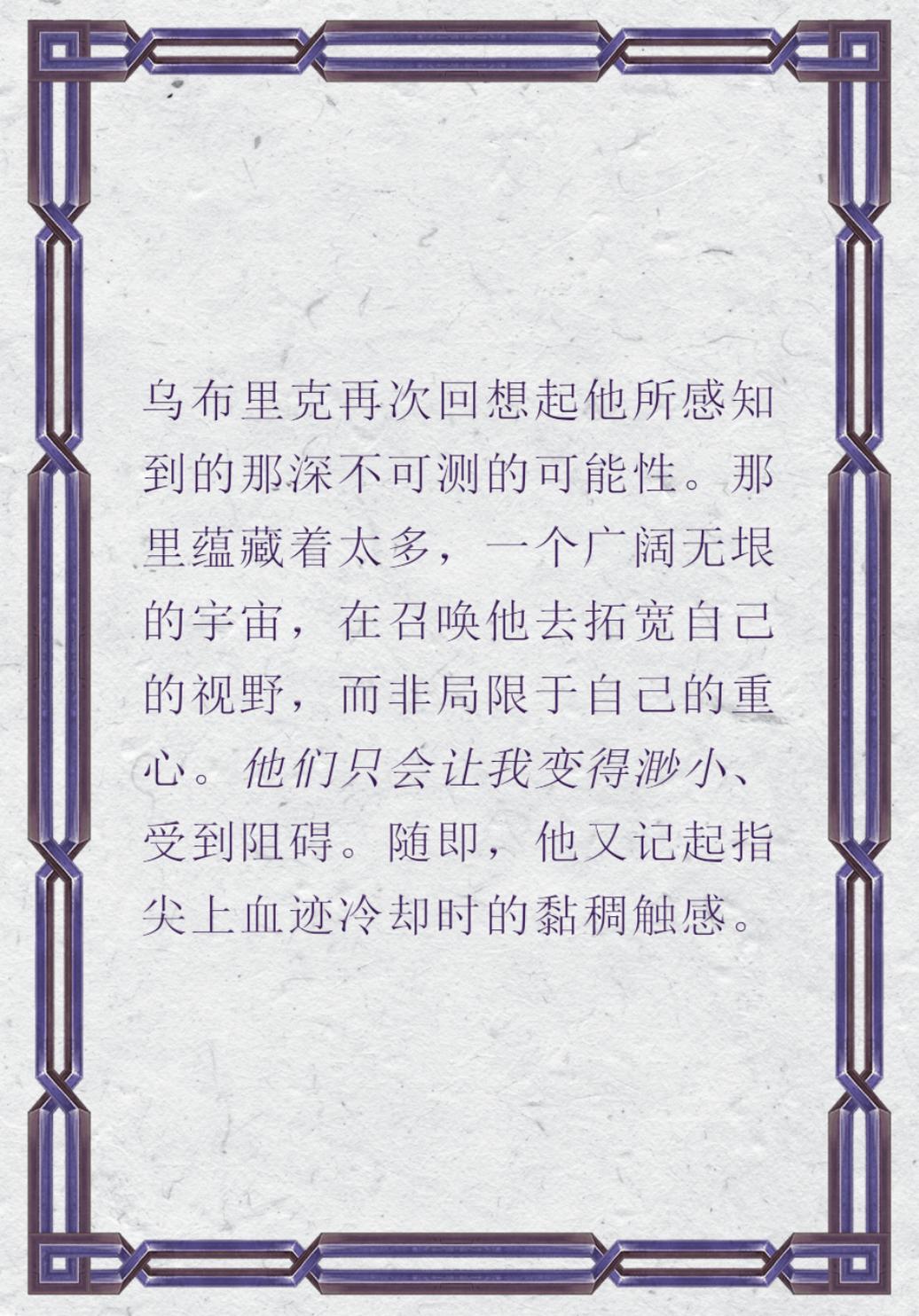
乌布里克再次回想起他所感知到的那深不可测的可能性。那里蕴藏着太多，一个广阔无垠的宇宙，在召唤他去拓宽自己的视野，而非局限于自己的重心。他们只会让我变得渺小、受到阻碍。随即，他又记起指尖上血迹冷却时的黏稠触感。他不止一次地强烈渴望，自己能拥有达尔坎那种不计后果、渴求知识的炽热——或是罗曼斯那种不仅驱使他追求卓越，更赋予他无比确定性的坚毅。

他内心缺乏这份驱动力，依旧困惑，摇摆不定，鼻尖的剧痛让他难以思考。被驱逐、流放，乃至更糟的下场，这些潜在的后果远比那些正逐渐淡去的、关于无限的印象要具体得多。

说到底，那些未知的可能性究竟能带来什么益处？银月城需要像罗曼斯这样的栋梁之才，需要像达尔坎这样敏锐的头脑来引领她的未来，而非一份建立在无数个或许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之上的不确定性。牢记你为何在此。求知的激情固然重要，但服务的理想永远是第一位的。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以魔导师的身份为故土效力，与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并肩而立；那是在无数个酒酣耳热的夜晚，他们共同构筑的、珍贵而触手可及的未来图景，他别无他想。

他迎上罗曼斯的目光，挚友那惯常的严肃神情中仍交织着未散的关切，说出了那句本应更轻易、更迅速说出口的承诺：“我保证。”





乌布里克再次回想起他所感知到的那深不可测的可能性。那里蕴藏着太多，一个广阔无垠的宇宙，在召唤他去拓宽自己的视野，而非局限于自己的重心。他们只会让我变得渺小、受到阻碍。随即，他又记起指尖上血迹冷却时的黏稠触感。

乌布里克咒骂了一声，一脚踩空在破碎的石板上；他的身体——因缺乏食物、睡眠，但最主要是因失去了太阳之井能量的滋养而衰弱——已不再拥有过去能让他化险为夷的力量与协调。他重重地向前扑倒，膝盖与手掌传来火辣的刺痛，但他的视线只牢牢锁定在那个为他缓冲了部分冲击力的破旧皮箱上。当他手忙脚乱地将它抬起时，箱子似乎并无破损。他环顾四周，街道荒芜，半边都被瓦砾所占据。周遭唯一的声响，是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哭泣，以及没扣牢的百叶窗被风吹得咣当作响的声音。

乌布里克竭力压制住一股想要歇斯底里大笑的冲动。银月城已是一具残破的城市躯壳，天灾入侵留下的污秽至今仍未洗净。而她的人民，在失去了太阳之井稳定的魔力后，正日渐枯萎，宛如一群等待消亡的幽魂。自然，不会有任何人看见他像个窃贼一般仓皇离去。

即便如此，当他拖着蹒跚的步伐走向自己的寓所时，依旧忍不住频频回头张望，戒断反应带来的撕扯般的痛苦让他阵阵发晕。他一直走到“砰”地一声关上身后的房门并落了锁，才算停下。他疲惫不堪，将包裹扔在一旁的茶几上，而后瘫倒在旁边的长沙发里。在等待心跳平复的间隙，他凝视着那只皮箱，双眼酸涩。“等我缓过这口气，就把你烧成灰。”他对着箱子宣告。他仿佛听见，它用一声尖锐而嘲弄的轻笑作为回应。

戒断反应终究还是把我逼疯了。一场高烧带来的幻梦，将他拉回了达拉然的往日时光。那时，他和罗曼斯常常在一家又一家的咖啡馆里度过漫长的下午，而达尔坎则会带着他那些新想出的、愚不可及的实验来找他们。然而，当他从梦中惊醒，那场梦也唤醒了另一些记忆，正是这些记忆，驱使着他穿越半座城市，去往那个曾是奶酪店、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的地方……在那废墟之下，是达尔坎多年前曾带他去过的——一间密室。

乌布里克用双手捂住了脸。我究竟以为自己会在那里找到什么？除了痛苦、罪咎与恐惧，又能是什么？达尔坎向来只将达拉然的规矩视为恼人却无足轻重的障碍，尽管他那时的行径，与后来为巫妖王效命、亲手摧毁奎尔萨拉斯结界的行为相比，已是天差地别。一想到达尔坎在银月城纵容天灾肆虐，在利用太阳之井将自己的人民推向腐化疯狂或缓慢枯萎的死亡时，亲手将其拖入无可救药的污染深渊，乌布里克的心就如同被按压着一处深入骨髓的瘀伤，阵阵作痛。

达尔坎的密室早已化作一片废墟，虽然已无从分辨那是出自天灾、达尔坎本人，还是那些试图抹去他所有罪恶痕迹的愤怒魔导师之手。当乌布里克发现自己的双脚已深陷于被撕碎、烧焦的纸海中时，他本该就此离去的。那些纸片残骸上仍留有达尔坎许多可见的笔迹，一次能辨认出几个字，而他所读到的内容，让他不寒而栗。

可随后他便发现了那只皮箱，房间里仅存的完好之物。又或许，这只箱子本就是等

着他来发现的。再或许，这根本就是一个为他布下的陷阱。

倘若罗曼斯在这里就好了，他暗想，而这个念头，偏偏让他笑出了声。罗曼斯远在外域，在乌布里克看来生死未卜。如果罗曼斯在此，他们本该并肩协作，共同解决血精灵这个致命的巨大难题，而乌布里克也绝不会沦落到那个被诅咒的地窖，更不会将这个毫无疑问同样被诅咒的皮箱带回自己的房间。

“罗曼斯也会劝我烧了你，”他嘶哑地说道，“而且他无疑是对的。”乌布里克撑着沙发的靠背站起身，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让他险些再次摔倒。他提着皮箱走向壁炉，决意要将它投入火中。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箱子的盖子是松的——锁扣想必是在他摔倒时震坏了。管它呢。烧了它。

他多希望能有罗曼斯那样的决断；否则，他早就把这东西扔进火里烧了。可他偏偏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一心想知道里面究竟藏了什么。也正是这份好奇心，当年曾驱使他前往达拉然深造，并最终踏上了魔导师的道路。如今，挚友离散与太阳之井崩塌的双重打击，仿佛已将他血肉剥离殆尽，在那仅存的骨髓深处，唯有对知识的渴求在燃烧。

知识与力量，究竟是供我们驱使的工具，还是奴役我们心智的主人？达尔坎究竟是禁忌力量的牺牲品，因愚蠢地踏出黑暗的第一步而堕落成了怪物？抑或是，他日复一日地选择了沦为怪物，将个人野心凌驾于一切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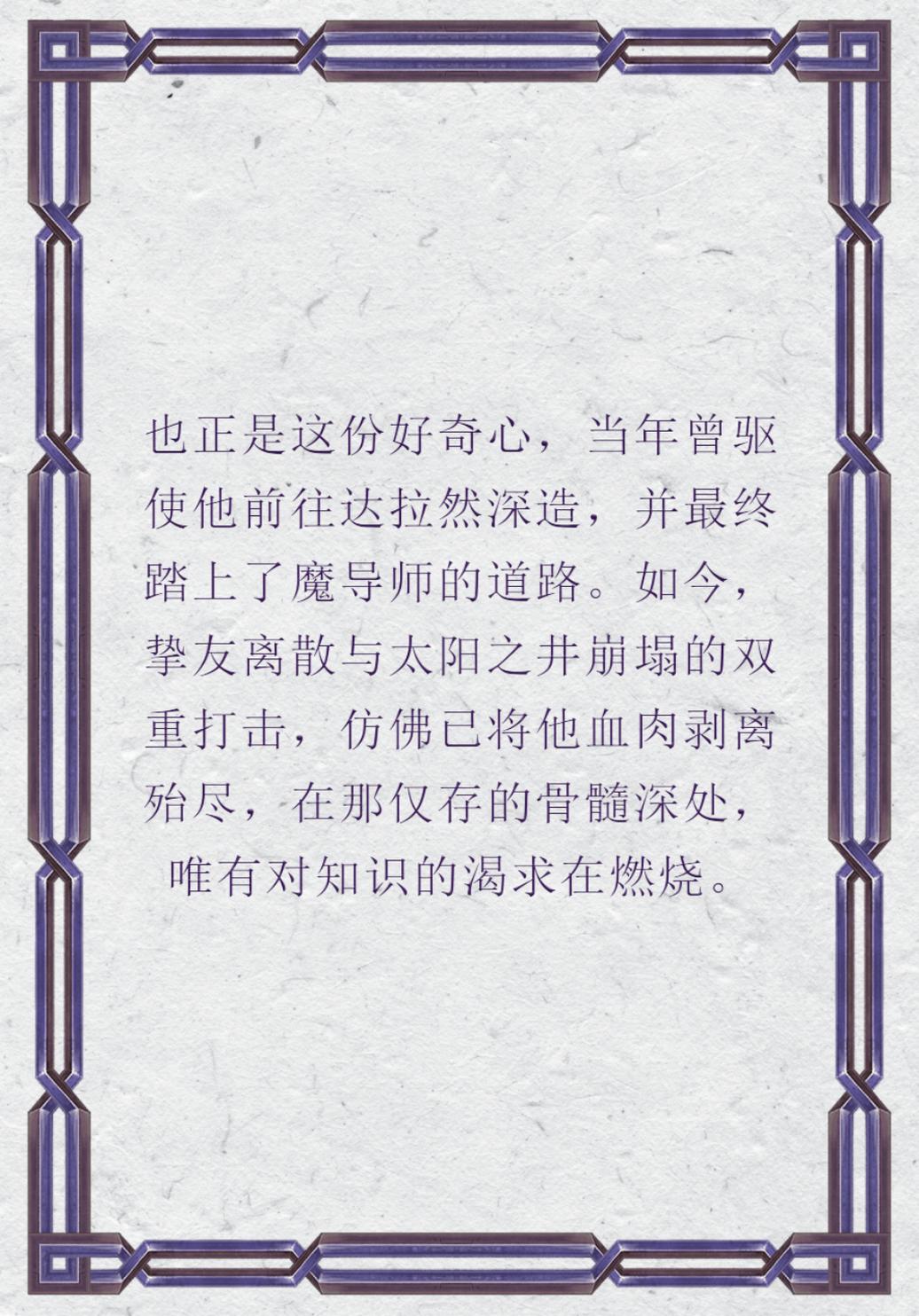
前者无疑是更让人心安的答案，它将那滔天罪行定义为如地震般无可抗拒的天灾。要摒弃这种念头，让自己去承担更多的罪责，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也许，当初我没有选择罗曼斯而舍弃达尔坎……也许，我找到了办法让我们三人情谊如初……

不。或许我可以帮他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但我终究无权替他决定人生的走向。乌布里克将额头抵上冰凉的壁炉架，尽管下方炉火正欢快地跳动，那份凉意还是让他清醒了几分。他掀开了旅行袋的袋盖，在将它投进火焰前，他至少该知道自己亲手焚毁的是什么。

一本古籍的书角从旅行袋深处露了出来。当乌布里克将书抽出一刻，他的心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尽管多年前那个宿醉的清晨，他只见过这书的封面一次，当时它几乎就贴在他的鼻尖上，那可景象早已深深刻入他的脑海。在达尔坎可能保留的所有求学时代的旧物中，乌布里克万万没料到会是这一本。当初触碰虚空时的感受，那无穷的可能与浩瀚的力量，如冰冷的巨浪般瞬间将他吞没，让他一时竟无法呼吸。

而今，不正是因为缺失了这份无所不在的力量，他们所有人才在被一点点地推向毁灭吗？

向我保证，你不会再容忍达尔坎的胡闹了。许多年前，他曾对罗曼斯许下诺言。乌



也正是这份好奇心，当年曾驱使
他前往达拉然深造，并最终
踏上了魔导师的道路。如今，
挚友离散与太阳之井崩塌的
双重打击，仿佛已将他血肉剥
离殆尽，在那仅存的骨髓深处，
唯有对知识的渴求在燃烧。

布里克的指节在古籍的封皮上收紧，那皮革在他参差的指甲下剥落成细碎的粉末。

可是，在我们都日渐枯萎的此刻，这样的承诺又能守护得了谁呢？

乌布里克快步走到书桌前，将旅行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几枚散落的钱币，半副卷了边的扑克牌，几支断裂的羽毛笔，以及一些不知曾是何种饼干的古老碎屑。其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便是那本古籍，他翻开了它。说来也怪，达尔坎的兴趣分明已转向了亡灵法术，竟还保留着此书。乌布里克本可说服自己，这卷书不过是被当作一段美好时光的纪念而留下，但书页边缘那些达尔坎熟悉的、蟹爬般的字迹写下的稀疏注解，却不断攫取着他的目光：一个未完成、无疾而终的方程式，几段关于一个叫泰洛古斯的地方的文字，被用深色的笔迹重重地划下。如果他仍在钻研此道，或许还留有更多的笔记。但这些笔记不在这里，即便曾经在他书房，如今也肯定荡然无存了。这条思路并无益处，乌布里克暂时将其抛开。在开始一场可能一无所获的搜寻前，不如先看看这本书本身能将他引向何方。乌布里克翻回书卷的开篇，开始潜心研读，那些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在他眼前热切地排列组合，化作一股带有韵律感的信息洪流，最终无可避免地指向了构筑虚空之门的根本原理。

门，其本意是为提供两地间的通路。如果虚空将成为血精灵的救赎，那么需要流淌其间的应该是能量，而非怪物。他所需要的，是一条管道，而非仅仅是一扇门。

乌布里克取来粉笔，开始在地板上绘制一个新的奥术法阵，一边画一边修改符文，并不断添上新的方程式。他或许断断续续地睡过，脸颊枕着书本，醒来时唇齿间还残留着墨水与粉笔的苦涩味道。不知过了几天——还是几周？——他描摹着一张图表，反复推演，在他的理论中再也寻不到任何瑕疵。他从遥远的地脉中抓取魔法的丝线，在近乎绝望的本能驱使下，他念诵着咒语，却完全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这一次，没有环面生成，肉眼也观测不到任何异象。那是一种纯粹凭感觉而非视觉才能触及的存在，仿佛他的指尖触碰到了远在无限空间之外的、深不可测的黑暗汪洋。伴随着一声在他骨骼中回荡的咆哮，它贯穿了他的全身，涌入他的血液与骨髓，上冲至他的肺腑与心脏，仅在一呼一吸之间，便猛烈地撞入了他的脑海。

有那么一瞬间，乌布里克洞悉了*世间万物*。他所见的，不仅是艾泽拉斯的广袤，甚至也不只是她所栖身的深暗领域，而是某种潜藏于现实罅隙之中的存在——一个万花筒般的创生世界，与一片浩瀚无垠、不断碰撞与相悖的虚无并存。

一个黑暗而充满意志的实体，横亘于他与那森罗万象之间，宛如月影遮蔽了烈日。一方面，他为那股排山倒海的洪流能够减弱而心存感激，但紧接着，当他意识到竟有某种存在能够扼住虚空这股如此原始、永恒不息的力量时，又感到一阵战栗。无数的可能

性依旧流淌过他的意识，但此刻他已能全然理解它们：一个个未来的幻景，只要他足够大胆、足够聪慧、足够狡诈，便能将其化为现实。他可以成为银月城神明般的魔导师，因赐予虚空的恩典而拯救了人民，并受他们敬拜。人们向他寻求慰藉，一如他们曾依赖太阳之井，当他以一种受控的方式，如滴流般赐予他们虚空的能量时，他们便会跪伏在地，高唱赞歌。

这不就是我所期盼的吗？拯救我们所有人。但这个未来让他感觉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他渴望将他的人民从绝望的渴求中解放出来，而非用它来奴役他们。这与其说是我的梦想，不如说是达尔坎的。真该感谢太阳之井，他最终选择了死亡作为通往力量的更便捷的途径。倘若他知道……当一个人能拥有这无限伟力哪怕一丝一毫时，谁还会选择死亡？

另一个可能性，从那阴影的遮蔽下悄然滑入他的脑海：乌布里克侍立于凯尔萨斯·逐日者身侧，成为备受倚重的首席顾问，当王子掌管着一口清冷幽暗的虚空能量之井时，他则是王座背后的真正权柄。这个未来更合他的心意，可是……罗曼斯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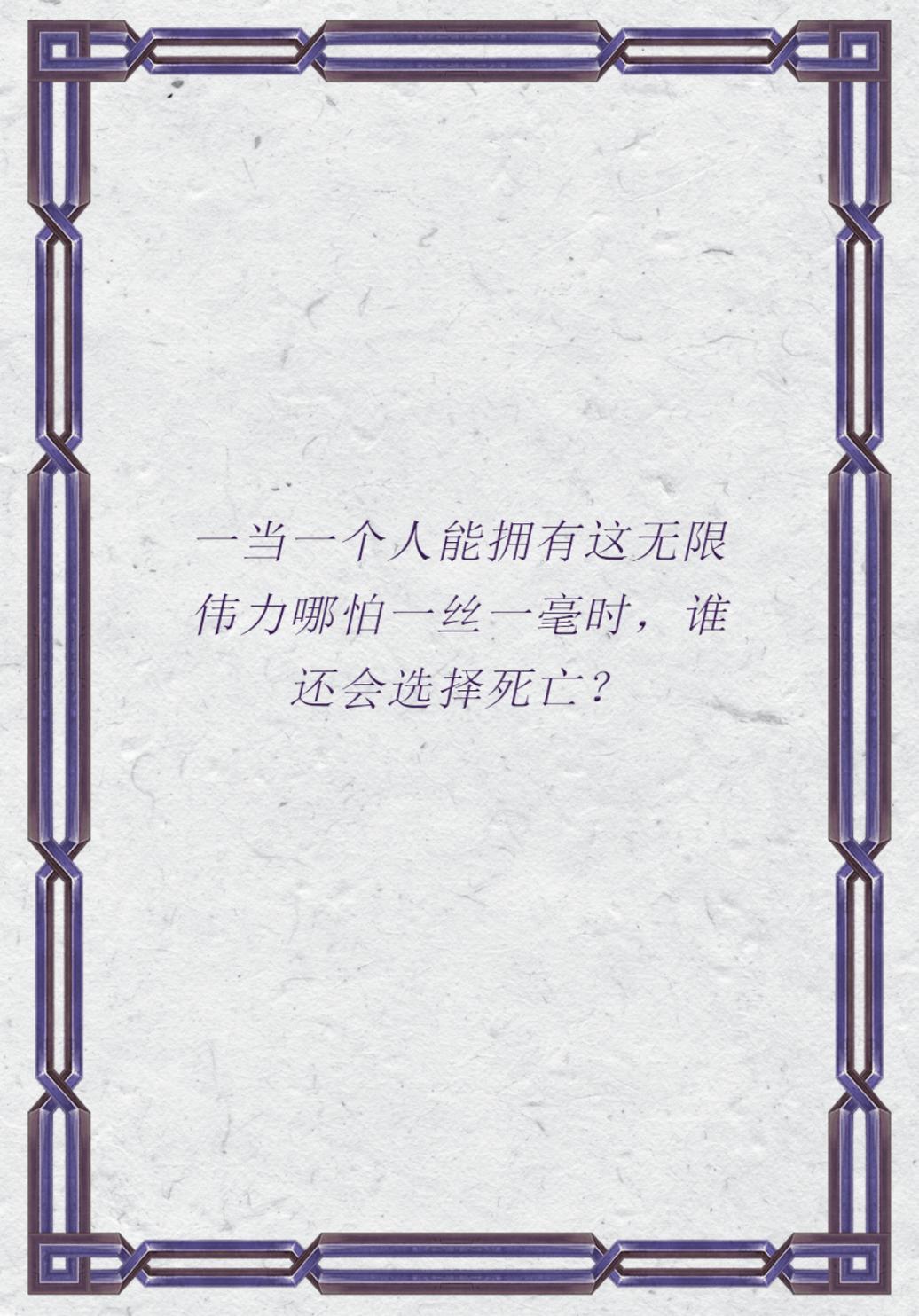
自然是死了。他绝不会容忍我的光芒盖过他，更不会容忍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力量存在。不，这听起来完全不像他所认识的那个罗曼斯，那个有时脾气古怪、固执己见，但其核心永远是忠诚与责任的罗曼斯。

不。乌布里克终于意识到，这个他原以为是自己心声的声音，实际上来自于那个阴影般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横亘在他与那个被他们愚蠢命名为“虚空”的原始万物之间，保全了他的理智。但他此刻所接触到的任何可能性，都经过了它的过滤。这是它的外在，一个被驯服、被量化的虚空，没错，他当然可以用它来拯救血精灵，但他能做到的远不止于此——

不。

下一个渗入他脑海的念头，带着达尔坎的声音，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戏谑的逻辑。当初为了银月城的利益，你不是也很乐意看到我，你亲爱的朋友，被当成祭品吗？与所有血精灵的存续相比，再多一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而且你心里清楚，罗曼斯会同意的，即便他会把牙齿都咬碎。乌布里克无法分辨这个念头是来自那个阴影，还是源于他自己的内心，抑或是达尔坎的某个残魂。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乌布里克对道德哲学向来毫无兴趣，即便是在状态好的时候，也很难去辩驳这番逻辑；他厌恶冲突的性子使他远离了达拉然那些随处可见的激烈辩论。然而，如果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个论点有争辩的价值，那么任何辩解都显得多余。

不。我拒绝这种沾满血腥的权宜之计。如果可能性是真正无限的力量，那么必定存



一当一个人能拥有这无限
伟力哪怕一丝一毫时，谁
还会选择死亡？

在一个世界，在那里我能拯救我的人民，而无需牺牲我所珍爱的一切。乌布里克猛地吸了一口气，嘶吼而干涩的喉咙火辣辣地疼，身体的知觉和所有的痛楚都回归了。“我会亲自找到那条路，”他沙哑地说道。他的双手感觉麻木而遥远，依旧缠绕在奥术那正在溃散的丝线中。他以一种自成为学徒那天起就再未有过的笨拙移动着它们……然后，切断了法术。

那阴影般的存在消失了，但那奔涌的可能性洪流也随之而去。彻底被掏空的乌布里克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一瞬，一时，抑或是一世过去了，但随后……一块湿润的布巾落在了他的额上，那冰凉柔软的触感与随之而来的严厉命令形成了鲜明对比。“醒醒，乌布里克。我可没工夫陪你演这出苦情戏。”

即便他已死去百年，他也绝不会听错他挚友的声音——以及那严厉声调下深藏的关切与幽默。乌布里克使出浑身解数，挣扎着睁开双眼，看到罗曼斯正俯身看着他。他不禁怀疑这或许是临死前的幻象；罗曼斯看起来比几个月来任何一个辛多雷都要康健得多，只是他的双眼闪烁着非自然的绿色。“我死了吗？”

罗曼斯哼了一声。“如果死后的奖赏就是我的斥责，那只能说明你这辈子活得不怎么样。”

乌布里克突然想起了自己之前在做什么，一股狂乱的能量涌上心头。他挣扎着想坐起身——我怎么会躺在长沙发上？——但罗曼斯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胸膛，不容置疑地将他按了回去。“我找到了，罗曼斯。那个解决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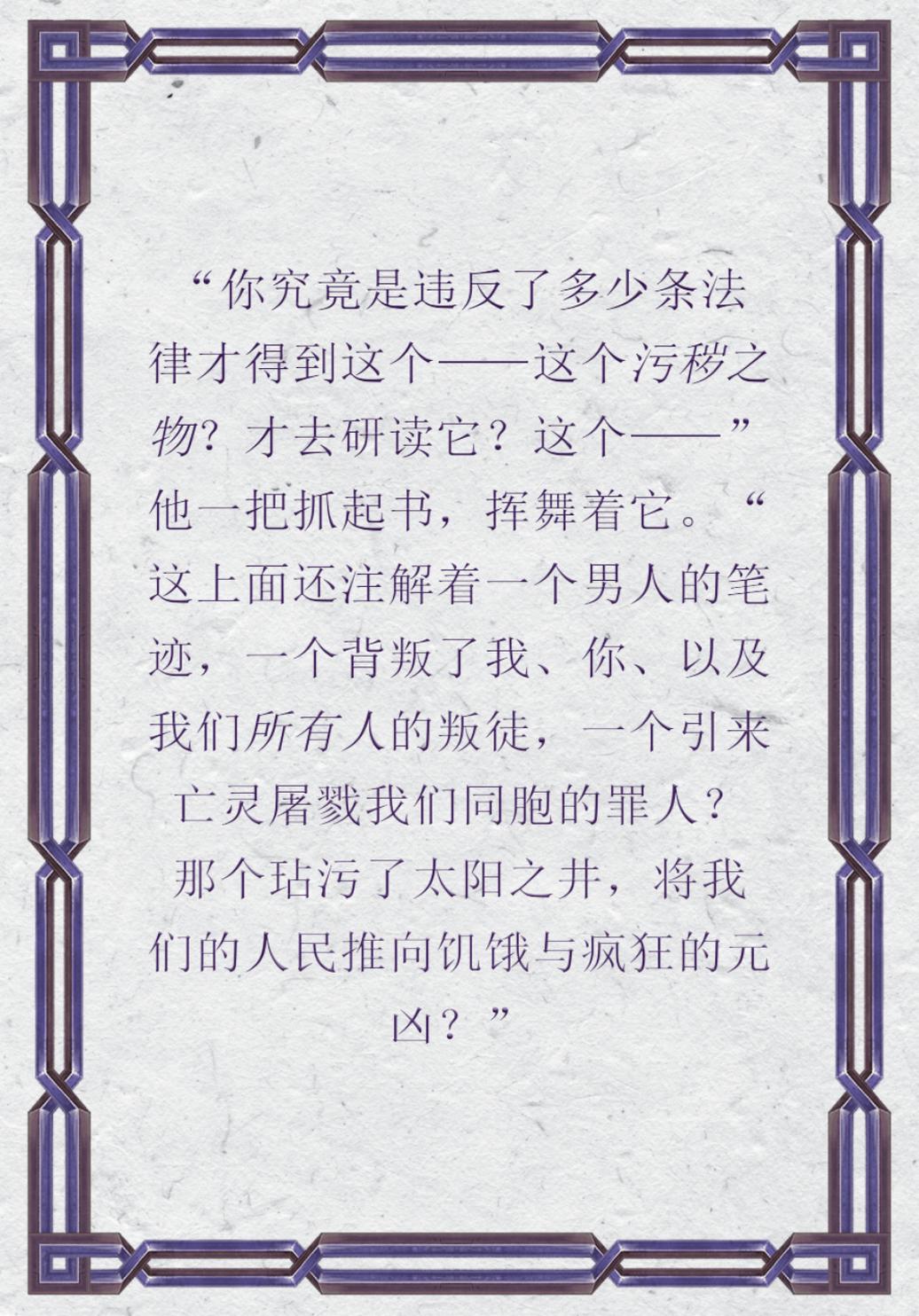
罗曼斯环顾了一下房间，当他看清房内的景象时，眼睛不由得睁大了。“你到底做了什么？”

“是能量——是知识。它是无穷无尽的。它能拯救我们。一个能量管道，你明白吗？不像达尔坎的那扇门。”

罗曼斯的目光先是投向那个奥术法阵，又扫过那些被涂抹的粉笔方程式，最后落到仍摊开在地上的古籍上，当他认出它时，神情变得僵硬而冰冷。他将视线转回乌布里克身上，声调拔高，化作一声愤怒的低吼。“你对我发过誓。”

“我们正在走向灭亡。”

“我曾那么信任你！”罗曼斯喊道。“我曾因为知道有你在此，守护着奎尔萨拉斯而得以安眠。可我却发现你——”他的表情因愤怒和厌恶而扭曲，他挥手指向那片占据了乌布里克起居室的纸张和粉笔的狼藉。“你究竟是违反了多少条法律才得到这个——这个污秽之物？才去研读它？这个——”他一把抓起书，挥舞着它。“这上面还注解着一



“你究竟是违反了多少条法律才得到这个——这个污秽之物？才去研读它？这个——”

他一把抓起书，挥舞着它。“这上面还注解着一个男人的笔迹，一个背叛了我、你、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叛徒，一个引来亡灵屠戮我们同胞的罪人？那个玷污了太阳之井，将我们的人民推向饥饿与疯狂的元凶？”



个男人的笔迹，一个背叛了我、你、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叛徒，一个引来亡灵屠戮我们同胞的罪人？那个玷污了太阳之井，将我们的人民推向饥饿与疯狂的元凶？”

恐惧、愤怒和惊悚接踵而至，罗曼斯的话语如重锤般击中了他，这反而帮助乌布里克将混乱的思绪理出了一些头绪。“我……我绝不会像达尔坎那样背叛我们的人民，”乌布里克恳求道。“你了解我，罗曼斯。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对声名或权力毫无兴趣。”无论虚空曾如何引诱我。“我只想将我们从灭绝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罗曼斯深吸一口气，似乎平息了自己的怒火。“太阳之井的失落，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其苦。”他瞥了一眼仍紧握在手中的书，随手将其扔进了壁炉。当书本撞上木柴，随着噼啪声燃起火焰时，乌布里克不禁瑟缩了一下，但他不知为何清楚，那本书所能教给他的一切，他都已了然于心。罗曼斯继续说道：“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的。凯尔萨斯派我回来，正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而我负责传授其中的第一部分。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汲取我们所需的能量。”

“从哪里汲取？”

“眼下，是从神器，那些不再被使用的物品，诸如此类的东西。”

“只是权宜之计罢了，”乌布里克点明了关键。

“我从未说过那是。但在我们恢复力量期间，凯尔萨斯正在获取一个更强大的能量源，届时我们便能加以利用。因此，你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我们的王子将会为我们带来救赎。你要相信他。”

罗曼斯提及凯尔萨斯的名字，本应带来更多的安慰。乌布里克只在他们都还是达拉然的学徒时，与那个人有过一些疏浅的交集，但他是安纳斯特里亚国王的儿子。他不禁想起，他们曾如何将太阳之井视为一座永恒的支柱，不假思索地将生活寄托于其上，而在它被摧毁时，他们又是何等的茫然无措。

他又想到，我也曾信任过达尔坎。“将命运完全寄托于某一位的救世主，我不再认为是明智之举，无论是太阳之井还是凯尔萨斯。”

罗曼斯的嘴唇抿成一条细直的、不悦的线。“倘若你曾与我们一同远行，你便会理解。”他伸出手，用手背轻轻碰了碰乌布利克的脸颊。“你还在发烧。抛开这些疯狂的念头吧，乌布里克。趁我还能为你开脱的时候。”

奇怪，我的思路竟感觉如此清晰。清晰到足以看透罗曼斯主动给予的、心照不宣的宽容：如果他就此罢休，罗曼斯会将这一切归咎于戒断之苦和病魔侵扰，一切都将既往不咎。若继续固执己见，那么这位信奉律法至上、从不妥协、内心仍因达尔坎的背叛而淌血的罗曼斯，将会派出破法者来对付他。乌布里克闭上双眼，抵御着脑中的疼痛。他

太疲惫了，此刻根本没有力气去说服罗曼斯这堵顽固的墙，他的知识太浅薄，他对虚空的理解也才刚刚起步。我会继续学习。待我精通此道，罗曼斯一定会听我讲述。

这一次，罗曼斯没有再阻止他坐起来。他拿走了乌布里克额头上的布巾。“好吧，”乌布里克说道。“我姑且听一听你带来了什么解决方法。”



我就要过生日了。没准儿这会是一场惊喜派对，乌布里克一面用指关节叩击着议会厅的大门，一面冷峭地想着。他迫切地想抓住哪怕一丝半点的轻松念头，用以抗衡那个愈发明确的认知：有天大的麻烦正等着他。就在片刻之前，他竟在太阳之井大厅外被守卫阻拦，这事实是在是蹊跷。既然太阳之井业已复原并重归稳定，便绝无道理将一位族中魔导师拒之门外，尤其是乌布里克这样身份的人。他正琢磨着该去找谁理论这桩怪事——也许是洛瑟玛？——可就在这个当口，一名信使匆匆停在他面前，呈上了一份魔导师全体议会的召集令。一场突如其来的全体议会，一场压根就没人想过要通知乌布里克的议会。

厅门洞开，室内的情景映入他的眼帘：几乎所有居于银月城的魔导师无一缺席，表情一个赛一个的严酷；麦拉，双手反剪在身前，褪去了破法者战甲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的陌生而单薄；最后，是罗曼斯，他交抱双臂，面若寒霜，视线如钉子般钉在乌布里克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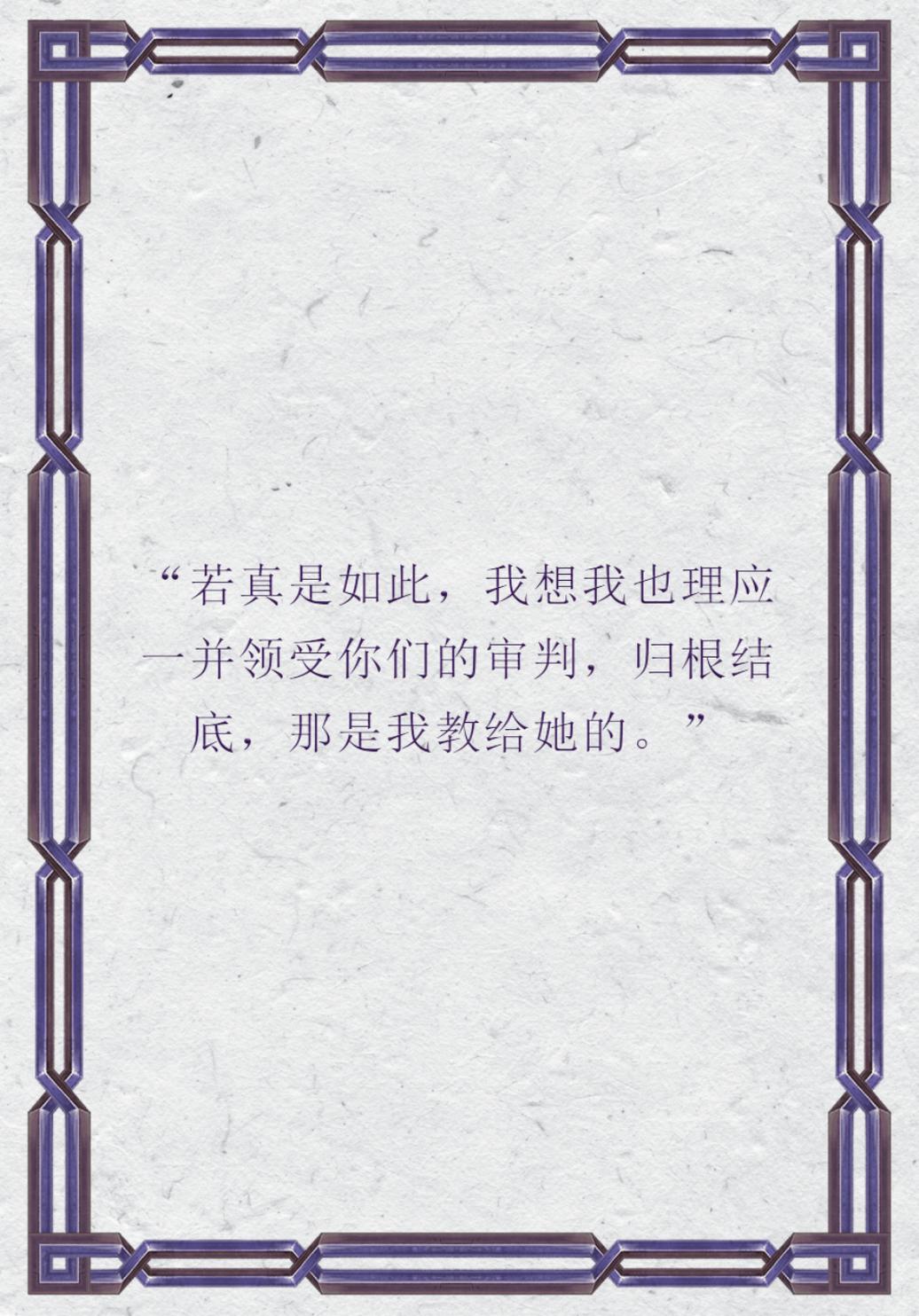
目睹麦拉被当作战俘般对待，一股怒意直冲乌布里克的的天灵盖，不过他对这股愤怒倒是安之若素——这明摆着就是他们为他设下的陷阱。“我应召前来了。”

“这个女人，”魔导师达斯维瑟发话了，“被查实研习黑暗魔法，现正等候发落。”

看样子是早已定了罪名，否则也不会连她的名字都懒得提及。“究竟是哪一种黑暗魔法？”乌布里克开口相询，纵使答案他已心知肚明。

“一场关乎虚空的仪式。”罗曼斯答道。

乌布里克瞬间便看清了眼前的两条路：要么佯装不识麦拉，由她独自承担罪责……要么，就索性交出他那些魔导师同僚们真正渴望的“祭品”，借此拼力保全她。假如他选择了前一条路，麦拉定然能够体谅。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所冒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太阳之井重燃伊始，魔导师议会便不顾他的反对，严令禁止了他们的研究，可他们却从未停歇。



“若真是如此，我想我也理应一并领受你们的审判，归根结底，那是我教给她的。”

一股倦意压倒了他心底的惶恐。他受够了欺瞒，受够了隐匿，更受够了这种将追求必要知识视同犯罪般的行径。他同样也受够了每一名魔导师的伪善，他们高声颂扬着太阳之井的圣洁，颂扬着这第二次机遇——纵使这个机遇建在他们百般折磨过的一颗纳鲁的痛苦心脏之上。乌布里克将不住颤抖的双手藏入袖中。“若真是如此，我想我也理应一并领受你们的审判，归根结底，那是我教给她的。”

满座的魔导师瞬间哗然，乌布里克的视线却始终不曾离开罗曼斯。罗曼斯的神色阴郁，但显然对此早有预料。罗曼斯的嗓音穿透了嘈杂的声浪，话语森然而精确：“太阳之井业已重光，这般仪式又有何图谋？”

乌布里克曾为这一天推演过千百遍，他备好了雄辩的论据、精妙的措辞、以及滴水不漏的逻辑，只盼着有朝一日能说服这群魔导师，让他们睁眼看看那些决意无视的真相。可是当他直面罗曼斯的注视时，所有煞费苦心备下的言语都在口中化作了苦涩的尘埃。“事实如何，你我心知肚明。太阳之井曾两遭玷污，一朝倾覆，最终竟是仰赖我们在凯尔萨斯指使下，酷刑折磨过的那颗纳鲁之心方得重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却还期盼着出现不一样的结局，这本身就是痴妄。”

“‘重蹈覆辙。’”罗曼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这就像是在我们城邦的心腹之地豢养毒蛇？达尔坎几乎毁了我们。凯尔萨斯也几乎毁了我们。”

另一名魔导师——乌布里克无暇看清是谁，因他的视线根本无法从罗曼斯那双怒火与绝望交织的眸子上挪开——接话道：“我们要是再放任你成为那张暴君名录上的又一个名字，那我们可就真是蠢到家了。”

“我对政治权术或是世俗虚名一向毫无兴致，这一点你比谁都明白。”乌布里克反驳道。罗曼斯微拍的下巴，已向他表示了对此言的默认。“我所求的，不过是确保我们不会再次被逼入死角，任人宰割。我们这些魔导师比多数人都更明了，力量终究只是一种工具，如同世间万千工具一般，既可用于开创，亦可用于毁灭。让我们为同胞们开辟出更多的前路，这样一来，纵使失去一条，也不至于万劫不复。”

这已是他所能提出的最强有力的辩护，按理说，本该有用的。假如听他说这番话的，是他们同窗时代的罗曼斯，那定然是会奏效的。就算是面对那个携着凯尔萨斯王子的虚妄希望归来的罗曼斯，只要乌布里克当时能把话说得再条理分明一些，或许也还有转圜的余地。然而，从罗曼斯那如寒冰般凝固的表情上，他已然明了，自己方才的言语未起半分涟漪。“看来你的那些研究早已腐蚀了你的心智，致使你竟盲目到看不出太阳之井才是我族前行至善、亦是唯一的正途。你非但不思恪守此道，反而妄图令其再度身陷腐化的危机。”

“我的研究从未触碰过太阳之井分毫，我更无意将它置于任何危局。但我只怕，我们越是沉溺于它所赋予的安稳与恒常，我们的思想便会变得愈发僵固与狭隘。”此言一出，乌布里克便暗道不妙。纵然有寥寥几位魔导师——他尽力将他们的容貌刻在心里——面露思索之色，可议事厅中的滔天怒意已是显而易见。

而罗曼斯，无疑是其中最为激愤的那一个。“太阳之井守护了我们千百载岁月，”他咬牙切齿，声如针砭，“而我们最惨痛的浩劫，便源自于它的倾颓。”他极力平复着呼吸。“你即刻销毁你的所有研究，解散你的党羽，并在全体魔导师面前起誓，永生不再提及此事。”他的唇边勾起一道冷酷的弧度。“但愿这一次，你别再食言。”

乌布里克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根维系了他们漫长岁月的友情丝线，已然被拉扯到了极致，濒临崩断。他比谁都清楚，达尔坎与凯尔萨斯的接连倒戈，曾给罗曼斯带去过何等锥心的痛楚。世人皆以为他的挚友冷酷无情，唯有乌布里克亲眼见证过他每一次心如刀割的瞬间。他不愿再给这个如此珍视他、亦如此珍视同胞的人，制造更多的伤痕。

尽管如此。

“不，”他斩钉截铁地答道，“我绝不下这等誓言。”

仿佛被人痛击似的，罗曼斯向后退了一步。

乌布里克对魔导师们的鼓噪充耳不闻，仅是凝视着罗曼斯一人，轻声道：“我万分抱歉，老友。真的。倘若我能早些积聚起勇气道出此言，或许今日的境地便会截然不同。”

后续的流程不过是走个过场，乌布里克因自己的决定而心神不宁，几乎未曾留心。他先是被戴上了奥术镣铐，接着被当众剥夺了魔导师的职衔，继而被守卫们粗鲁地押往一间法师专用的牢房，静候此事上禀摄政王定夺。而当他被押解离去时，罗曼斯从头至尾，都不曾再投来一瞥。



牢房内一片森然死寂，乌布里克不禁思忖，这是否即是他的终局：身陷囹圄而死，学生们四散藏匿，一场全无意义的殉道。这样的结局并非绝无可能；虚空早已向他昭示，万事万物皆存变数。可这也反向印证了，同样有不必以他殒命为句点的其他出路。他毕竟耗费了太久才最终确立起自己的信念，可叹这些生路，恐怕远比他期盼的要渺茫。

乌布里克更深的自省，被罗曼斯的到来打断了。他挥手屏退了左右的卫兵。“我们私下谈。他伤不到我。”

是啊，再也伤不到了，毕竟我造成的伤害已经太深了，乌布里克酸楚地暗想。“你是来传达我的死讯吗？”

罗曼斯摇了摇头。“我已劝服洛瑟玛收回成命。你们会被放逐，你就当这是我给的恩典吧。你，还有你那些追随者。经此一事，我不会再庇护任何人，也不想再庇护。”

原来，这便是一段断裂情谊的最后馈赠。“我自当遵从。”

罗曼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嘴唇微颤，似乎在齿缝间艰难地权衡着措辞。“你……变了，乌布里克。我过去……是多么信任你。”

这话字字诛心。可事已至此，又有哪句话不是在剜他的心呢。“可你呢，在我们一同见证、历经、领悟了这所有一切之后，竟还是固守原地，分毫未变。”无论面对凯旋抑或浩劫，每逢这个世界为之动荡，罗曼斯的处世之道永远是让自己扎根更深，宛如一座为抵御所有冲击而反复加固的坚塔。这既是造就他最强大的倚仗，亦是他最致命的弱点。乌布里克甚至不必去探查虚空中的万千可能，便能笃定：再如何坚固的高塔，也终将迎来那场它无法抗衡的风暴，进而轰然倾覆。

“倘若你肯抛下那份傲慢，现在收手还为时不晚，”罗曼斯开口道。他的唇角极其轻微地抽动了一下，那抹弧度稍纵即逝，乌布里克险些以为是幻觉，可那一刹那却分明流露出了一股深渊般的悲楚。“洛瑟玛的仁慈远胜于我。”

“不，”乌布里克用尽自己全部的温和，回应道。

“为什么？”罗曼斯逼问道。

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不期而至，那是一个他心底深藏已久、却始终未曾言明的结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将引领我远去，离你，我的挚友，我们的族人，离我所熟悉的一切。宇宙这般浩瀚，我却看不见自身相比之下是何等微末，这又是何等的盲目。我们又是何等地需要彼此的力量来相互扶持。

“呵。一条通往虚空的歧途。”罗曼斯讥讽道。

乌布里克摇了摇头。“难道你过去不也曾亲身背离过奎尔萨拉斯吗？”

“我那是为了守卫家园，为了拯救人民。”

“你就真的这般难以明白，我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吗？”

“我可没有为了追逐一股堕落的力量，就欣然将正道尽数抛弃，更从未对此隐瞒不报。”罗曼斯地唇角撇出一丝鄙夷。“我们，终究不是同路人。”

“有生以来，我从未像此刻这般痛彻心扉，罗曼斯。”乌布里克发出了一声空洞的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尽管这条路将引领我远去，离你，我的挚友，离我们的族人，离我所熟悉的一切。宇宙这般浩瀚，我们却看不见自身相比之下是何等微末，这又是何等的盲目。

我们又是何等地需要彼此的力量来相互扶持。

苦笑。“世间有些力量，远比魔法或虚空更磅礴，却也远比它们更易摧折。友谊、关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才是能助我们安度下一次、再下一次、乃至此后无穷劫难的真正关键，你难道还不懂吗？”他又怎能明白呢？就连我自己，也是直到此刻，亲口吐露这番言语时，才刚刚开始领悟啊。“我将倾尽所能掌控的每一分力量，去守护银月城，去守护你。”

“我并不稀罕。”

“你总在为我们的人民去践行那些你坚信的‘必须’，纵然你对那些事深恶痛绝，纵然它已让你伤痕累累。你至少该感到欣慰，我终归还是从你身上学到了一课。”

罗曼斯微微颌首，权当是接受了这番说辞。待他再抬起头时，神情已复归冷漠，仿佛在裁夺一个素不相识之人的命运。“你们只剩一天。期限一至，立时强制驱逐。”

“既然如此，你最好现在就放我离开。”

罗曼斯侧过身，乌布里克随即迈开脚步，踏上了这条远离家园的无尽长路。他没有回望，但他知道罗曼斯必定还立在原地，凝视着他逐渐远去。



“你上次踏入战场的时候，看起来都远比此刻镇定。”麦拉一边说着，一边悠然地斜靠着一块巨岩。他曾无数次在银月城见她摆出这副姿态，通常是在他们争论某个仪式细节的当口，唯一的不同是，她如今身着的是裂隙之刃的甲冑，皮肤也泛着朗多雷特有的紫罗兰色泽。

“你真觉得此行会演变成一场战争吗？”乌布里克收回了停留在眼前那座构筑中的传送门上的视线，开口问道。他的手蠢蠢欲动，极度渴望能亲自接手这项精密的工作——毕竟，要搭建一条从泰洛古斯裂隙通往艾泽拉斯的路径委实不易——可他已答应过，要让他的朗多雷同胞们借机磨炼。泰洛古斯裂隙的浩瀚天幕之上，能量与可能性的涡流交织翻腾，在他眼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犹记他们初抵此地时——在那虚空由内而外将他彻底重塑之前——这片天穹曾是那般幽暗、沉闷，且万籁俱寂。当一个人真正睁开了双眼，他所见的世界亦会焕然一新。

“莫非你不这么想？”麦拉的眉峰微微上扬，那对淡紫色的眸子里透出显而易见的质疑。

“不。至少……我盼着不是。与那些宿怨旧恨相比，我们此刻正面临一个更加重大

的共同威胁。”

“假如你的判断出了差错，我保证会在你的悼词花圈上，一笔一划地写明‘死于陈年旧怨’。”

仿佛是出于某种怜悯，不愿让麦拉继续拨弄他已然紧绷的神经，那扇传送门在黑暗能量的涡旋中豁然开启。“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确保大家安然无恙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当然。不过……你自个儿也别惹祸上身。”

乌布里克佯装没听见那句临别赠言，转而向早已整装待发的法师与裂隙行者们发出了同行的手势。他本不愿抽调泰洛古斯裂隙的绝大多数防卫力量，可若是他的推断无误，这支队伍在别处将有更大的作为。借道虚空传送门行进的经验，同他过往无数次使用奥术传送门的感受大相径庭。这种感觉，好似整个人被悍然抛入了一片充斥着无限可能的怒海，最终却又匪夷所思地被浪潮推送到了那方唯一正确的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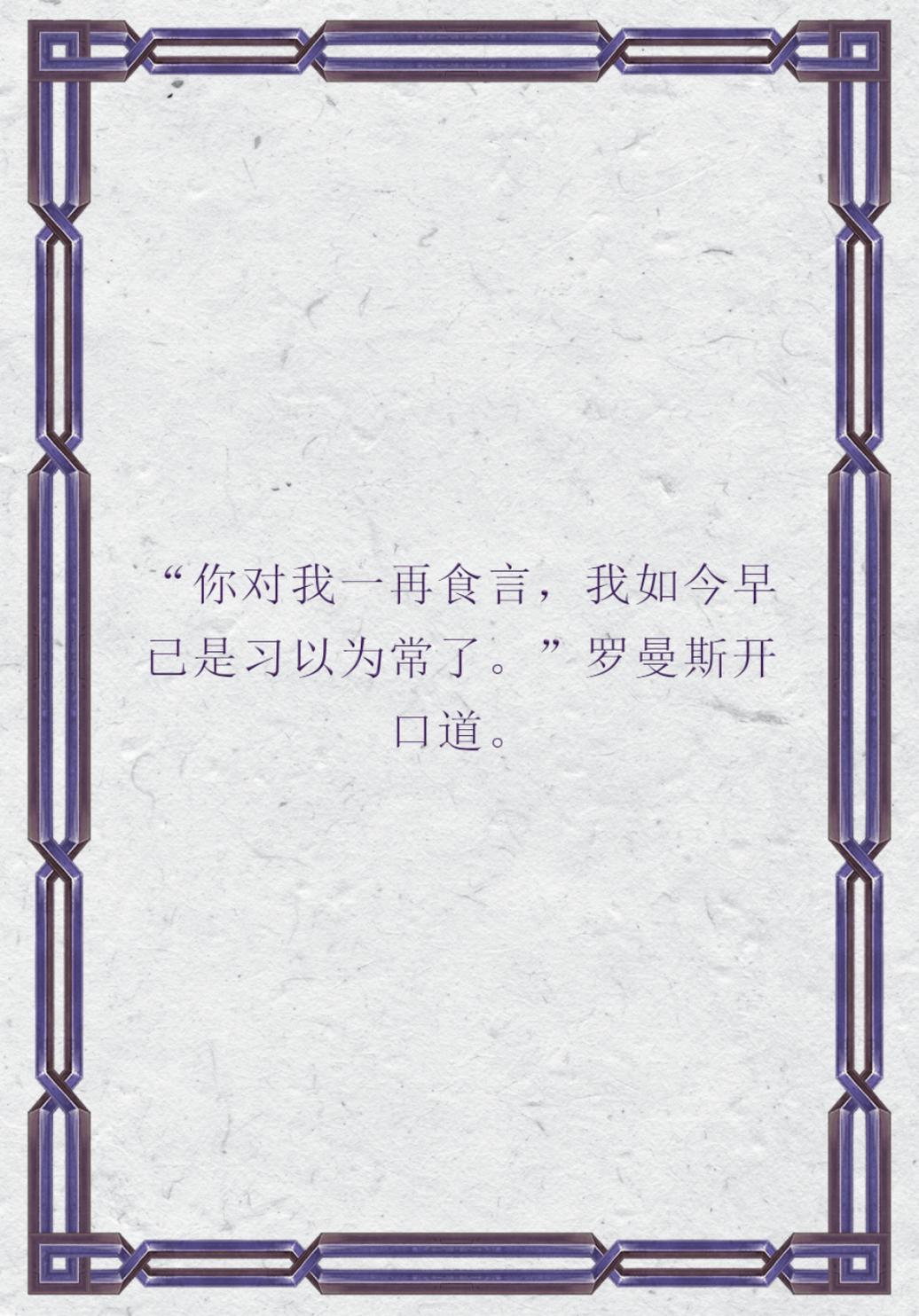
这股无法抗拒的魔力潮汐，将他送上了一条杂草蔓生的残破石道：此地正是风行村。这里和记忆中别无二致，满目疮痍，尽是当年部落与天灾先后过境时留下的创痕，万幸的是，如今亡灵绝迹，此地总算重归平和。

“左翼有人活动，”一位裂隙行者在乌布里克耳边轻声示警，“我猜是敌方的哨兵。”

“一切尽在计划之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罗曼斯必定会将我的行径视为又一次贪食，而平心而论，他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乌布里克已然无路可退，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皆是如此。虚空不同于预言者的水晶球；它揭示的潜能在于“此刻”，以及由此刻衍生出的无数分歧，这些分歧又将各自演化为更浩渺的无穷可能。可是，当他获悉了温蕾萨·风行者所见的异象——虚空探出了巨手，妄图将银月城整个吞噬——那景象竟与他自己观测到的种种不祥征兆的残片严丝合缝。在可能性的织锦上，出现了一个凶险的死结，这个足以毁灭全艾泽拉斯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他们的等候并未持续太久；乌布里克很快便感知到了周遭能量的异动，那是传送门即将开启的征兆，而紧随其后的，是万马奔腾般渐近的陆行鸟蹄声。他身后有位法师正低声嘟囔着，说他们居然能招来这般兴师动众的阵仗，当真是莫大的“殊荣”。乌布里克也盼着自己能这般豁达地一笑置之，无奈他胃里因焦灼而波涛汹涌，能勉强维持住外表的平静已耗尽了全部的力气。

果不其然，正如他所料想与忧惧的那般，领军之人正是罗曼斯，他端坐在鞍上，脊背挺得如烙铁般笔直。他看起来好疲惫，乌布里克暗忖，不过一个远比这更关键的发现



“你对我一再食言，我如今早已是习以为常了。”罗曼斯开口道。

是，尾随在他身后的破法者与血骑士阵容竟是如此庞大。他就不能结交几个新朋友，好歹有人能强迫他照料一下自己吧？乍见故友时心头涌起的那缕温情，在触及罗曼斯面容的一刹那便已荡然无存。震怒、鄙夷、诘难……凡此种种，他都已料到。唯独他捕捉到的那份神情……是厌恶。

我原以为，自己终归是习惯了如今的这副样子。在他能想到的所有自嘲的拙劣笑话中，恰恰是这句，让他内心紧绷的弦稍稍松弛了片刻，纵然这对缓解双方那剑拔弩张的对峙氛围没有半点助益。

罗曼斯喝令他的大军止步——那阵仗比乌布里克带来的朗多雷要多上数倍——他只消一个手势，清脆的金属摩擦声便霎时响彻了空气，那是刀剑齐齐出鞘的声响。

“你对我一再食言，我如今早已是习以为常了。”罗曼斯开口道。

“我们今日到此，并非为了乞求获准重归银月城。”尽管我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回归这里。“我们是为示警她所面临的一场威胁。”

“在我眼中，唯一的威胁便是你，和你的那些同类。”

“你是否听说了温蕾萨·风行者所目睹的那个异象？”乌布里克对那赤裸裸的挑衅置若罔闻，单刀直入地问道。在听到那个名字的瞬间，罗曼斯的唇角极其细微地颤动了一下，除此之外再无反应。乌布里克随即将他所知悉的全部情报，包括他自己在虚空中观测到的、与她所述相符的佐证，一并言简意赅地托出。

“你们这群虚空的产物，竟跑来警告我，说虚空即将吞噬银月城？”罗曼斯反问道，话语里的怀疑毫不掩饰。

“我与虚空的关系，正如你与太阳之井的关系，别无二致。”乌布里克冷淡地回应。“是我们御使着力量，而非力量在奴役我们。”

“可我环顾此地，并未发现黑暗有任何侵蚀的痕迹。纵然你不是在蓄意捏造，但萨拉塔斯终究是脱逃了。你们极有可能是在她的腐化之下，沦为了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傀儡。”罗曼斯咧嘴露出了牙齿。“你们竟敢再次踏上我们的疆土。再不离开，休怪我们不留活口。滚。”他虚握起一只手，一星火苗在其掌心跃动，继而急速壮大，与此同时，破法者与血骑士们开始缓缓前压——他们并未发起冲锋，时机尚不成熟，但那迫使朗多雷望风而逃的威慑之意已再明显不过。乌布里克举起一只手，制止了他的人马有任何异动，他徒劳地在罗曼斯那张轮廓分明、不近人情的脸上，搜寻着哪怕一丁点儿破局的可能。他望见了故友那深锁的眉头，也读懂了他那句无声的警告：“别逼我痛下杀手。”

乌布里克呼出胸中浊气，继而深深吸入了虚空的潜能。难以计数的可能性纷沓而至，可其中绝大部分的结局，若非他亡，便是罗曼斯死，再不然就是两人在愚蠢的内耗中

玉石俱焚。他甚至都无法对罗曼斯燃起丝毫怒火；他实在太明白了，太明白那一步步将他们二人推到如今这般田地的所有前因后果。

在遍寻不到万全的窘境下，乌布里克牢牢抓住了那唯一的、也是他心底最渴盼的微弱契机。他将虚空的气息呼出，转而运起那早已铭刻于心的奥术能量，口中迸出一个敕令，用自己的意志去抗衡罗曼斯的咒语。刹那之间，两人陷入了意志的角逐，罗曼斯在感知到乌布里克正意图瓦解他的法术时，便孤注一掷地催谷魔力，妄图完成那记炽烈的火球。乌布里克在反制法术上向来技高一筹，但罗曼斯也曾不止一回凭借其强悍的意志力令他无功而返。

在这场无声的交锋里，两人的视线死死地锁住对方。

就在下一刻，乌布里克感觉到，罗曼斯收手了。

法术的倏然崩溃，爆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响，掀起的风压吹乱了他的发丝。一位朗多雷法师发出了一声近乎抽噎、又似是强忍的笑声。

乌布里克向罗曼斯迈进了一步，牢牢地凝视着他。“我素来无法勉强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罗曼斯，一如你永远无法强迫我去做任何我违背我心意的事。我明白你不信任虚空，这不无道理。我此刻所求的，仅仅是这一次，你能选择信我。”

“哈，”罗曼斯哼道，“又是那套‘重蹈覆辙’的调调……”

乌布里克神情苦涩，但他还是又往前踏了一步。“你不妨说说看，我何曾对太阳之井有过半分威胁？你不妨说说看，除了在被判流放时黯然离去，我何曾对银月城有过半分加害？”我辜负了对你许下的太多诺言，或许我此生都无法弥补我对我俩造成的创伤。可唯有这条底线，我未曾践踏，也永不会践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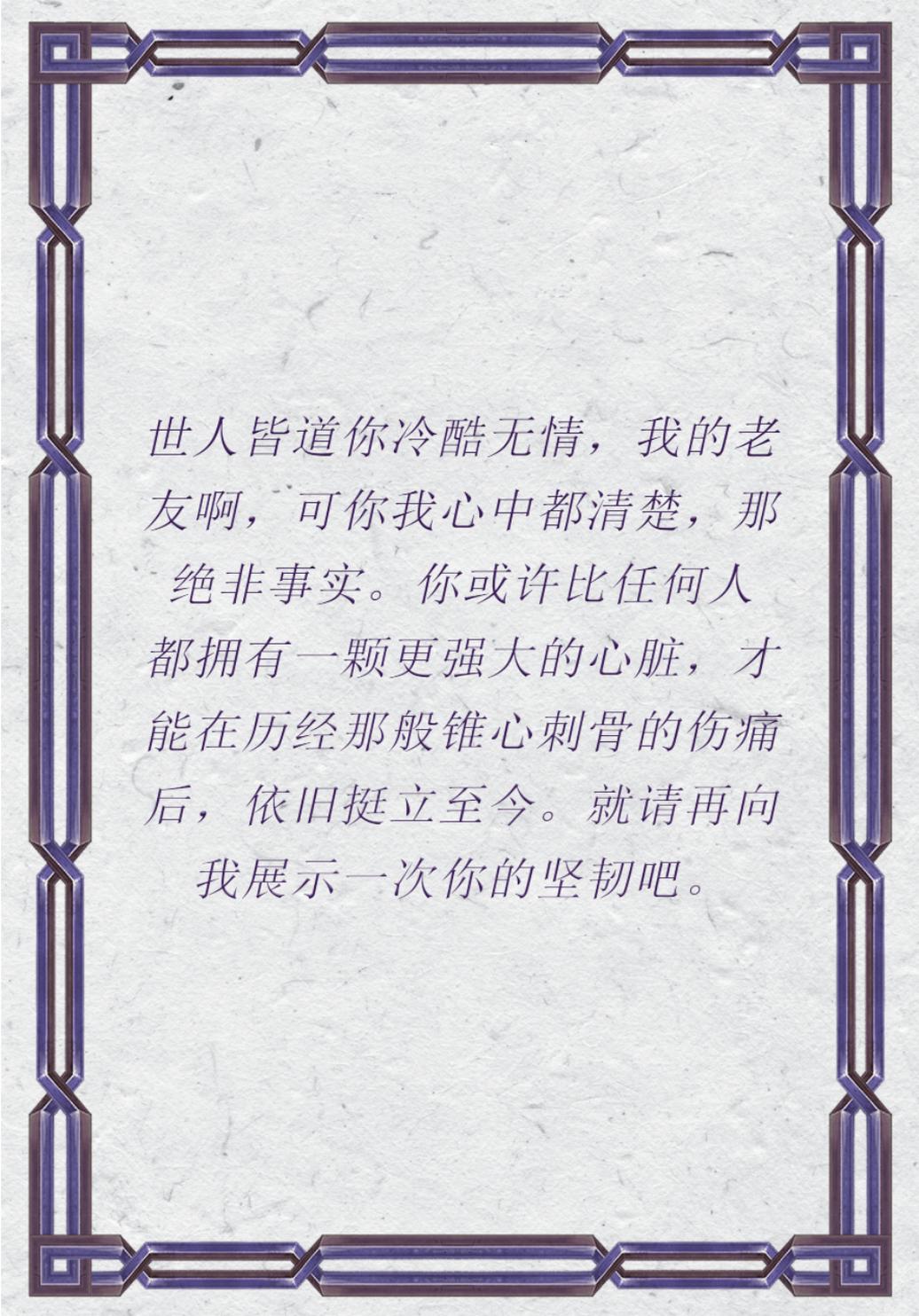
“再次信你，结果很可能就是将银月城推向万劫不复。”

这对世间任何一人而言，都是个强人所难的请求，更遑论是面对一个曾接连遭遇三次背叛的人。“或许如此。但如果我还有半分疑虑，不能确信我的袖手旁观是否让那毁灭铸成定局，我今天绝不会来到这里。”

罗曼斯未发一言，只是紧咬着牙关。乌布里克审慎地迈出一步，再一步，直至他行至那名挺身护卫罗曼斯的血骑士身前，直至那冰冷的剑锋轻巧地横在他的颈间。他在原地顿住了脚步，朝着罗曼斯扬了扬眉。世人皆道你冷酷无情，我的老友啊，可你我心中都清楚，那绝非事实。你或许比任何人都拥有一颗更强大的心脏，才能在历经那般锥心刺骨的伤痛后，依旧挺立至今。就请再向我展示一次你的坚韧吧。

我求你了。

也许是罗曼斯感知到了他这番无声的恳求。他的肩膀几不可见地垮塌了半分，随即



世人皆道你冷酷无情，我的老友啊，可你我心中都清楚，那绝非事实。你或许比任何人都拥有一颗更强大的心脏，才能在历经那般锥心刺骨的伤痛后，依旧挺立至今。就请再向我展示一次你的坚韧吧。



便举起了一只手。拦在乌布里克跟前的血骑士闻令收剑入鞘，慢慢地退了下去。此举引发了另一阵声响，远不像初时那般清越急切，那是兵刃归鞘的闷响。

“别让我为今天而感到后悔。”罗曼斯说。

“感激不尽。”乌布里克应道。

罗曼斯重新挺直了脊梁。“你们之中任何人，胆敢擅闯银月城疆界，抑或胆敢接近太阳之井，一经查实，立斩无赦。”

一阵突如其来的释然感淌过乌布利克的四肢百骸，促使着他又往前挪了一步，纵然他并未伸手去碰触罗曼斯。“我——”我好想你。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要谈话。”

“以后再议吧。”罗曼斯答道。他的嘴唇一度抿成了一道不快的直线，随即便将手探入袖中，摸出了……一块洁白的亚麻手帕。他默默地将手帕递给了乌布里克，而后者虽是满腹狐疑，却还是伸手接过了。罗曼斯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短促且极不耐烦的哼声——这声音乌布里克在他们过往的交情中早已熟稔于心——他用一根指头轻点了点自己的脖颈一侧，旋即便转身准备离去。“给我安分待在这村子里。”

乌布里克把手帕按上自己的脖颈，直到那一刻，他才察觉到了一阵轻微的刺痛，那无疑是血骑士精钢磨砺的剑锋在他肌肤上留下的痕迹。他稍稍移开手帕，确认了那片雪白的亚麻布上印染的一道殷红血痕。“多谢。”他朝着罗曼斯逐渐远去的背影说道。那个身影没有显露出任何听见的迹象，或许在众多陆行鸟嘈杂的蹄声中，他也是个未曾听见。

乌布利克的族人一拥而上，将他围在了中央，嘈杂的询问声中，既有猜忌，亦有那近乎崩溃的劫后余生感。“他伤了你吗？”一位裂隙行者关切地问。“他给了你什么？”

乌布里克对第一个问题置之不理；唯有第二个问题才值得回答。“一份可能。”而希望，正存续于每一种可能之中。

关于作者

Alex Acks 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地质学家，也是一位衣着考究的先生。Angry Robot Books已用笔名Alex Wells出版了他们的小说《饥饿造就恶狼》(Hunger Makes the Wolf) (荣获2017年“奇趣奖”金触手奖)和《血脉维系狼群》(Blood Binds the Pack)。他的蒸汽朋克中篇小说集《泰坦尼亚号谋杀案及其他蒸汽动力冒险》(Murder on the Titania and other Steam-Powered Adventures) 获得了科罗拉多图书奖提名，其续作《无线电及其他蒸汽动力冒险》(Wireless and other Steam-Powered Adventures) 已由Queen of Swords Press出版。他们曾为动视暴雪(Activision-Blizzard) 撰写《探索艾泽拉斯》(Exploring Azeroth) 系列等作品，为Six to Start公司的“Marvel Move” “Superhero Workout”项目撰写脚本，并为《暮光曙光》(Twilight Imperium) 撰写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还发表于Tor.com、《奇异地平线》(Strange Horizons)、《巨兽龙》(Giganotosaurus)、《每日科幻》(Daily ScienceFiction)、《光速》(Lightspeed) 等平台。Alex现居丹佛，并在Vergil the Crime Bean、Coco Puff和Lily三只猫咪的严密监督下进行写作。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alexacks.com>